



「杜竹岩對其監獄管理會說外行的」作爲自勵之物，打此大英商用的議論。

「怎麼办？你再給他七万，去成十萬了！」

「啊！什序！加放他七万！」

杜竹岩這一幫子，不計其數，手中中暗上而支人，極其難記數，滿口一衣襟，但是這所庸做笑書。

「不錯，我說的七万，自在一號，他主七是，那八万最難，又加上七万，到那八万，仍法做，不

上万的押款，和去那八万塊，真是——」

「我這七博，爲什序，要這樣呢？主於此，是看那八万最難呀！」

「你辦的，這有道理，——那做的一二万押款，已給三月的期，放押款先做，

「你辦的，這有道理，——那做的一二万押款，已給三月的期，放押款先做，

茅盾全集

第二十二卷

中国文论五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本卷校注者：王积贤

校注定稿者：庄钟庆

茅盾全集

第二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1993年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561-1/Z·128

定价 8.30 元



一九三九年一月摄于兰州



一九四〇年夏在延安鲁艺讲课



《笔谈》和《文艺论文集》书影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所作论文、短评、序跋等九十四篇。其中部分文章曾由作者分别编入《文艺论文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白杨礼赞》(一九四三年二月桂林柔草社出版)、《见闻杂记》(一九四三年四月桂林文光书店出版)、《茅盾随笔》(一九四三年七月桂林文人出版社出版)、《时间的纪录》(一九四五年七月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大地书屋出版)、《茅盾文集》第十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论创作》(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茅盾文艺杂论集》(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余文章均系首次编集。

篇目的排列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所收作品均据各初版本和作者后来校订过的《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以及最初发表的报刊与手稿作了校勘。

目 录

看了《黑地狱》	1
统一战线与基本工作	3
——在“文协分会”欢迎席上报告	
公式主义的克服	7
文化上的分工合作	10
谈“深入民间”	14
抗战与文艺	16
问题的两面观	21
谈抗战初期华南文化运动概况	26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讲话	
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	35
中国新文学运动	39
关于诗	46
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	49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52
“五四”运动之检讨	57
关于《战斗》	71
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	73

诚恳的希望	77
由画展得到的几点重要意义	82
从《有眼与无眼》说起	84
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	87
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	93
文化工作之现在与未来	100
演出了《新新疆万岁》以后	103
关于《新水浒》	108
——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	
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	117
——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演说	
谈《水浒》	136
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	145
关于《呐喊》和《彷徨》	156
——读书杂记	
我的意见	160
一点小小的意见	162
喜悦和希望	165
——读了《中国工人》的文学作品以后	
今后文艺界的两件事	167
现实主义的道路	171
——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在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174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	182

关于小说中的人物	191
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
杂谈延安的戏剧	205
作家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性(摘录)	210
文化近事有感	215
大题小解	218
如何加强我们的抗建文艺	222
悼许地山先生	230
如何缩短距离	235
《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	241
《刘明的苦闷》	243
征稿简约	245
研究鲁迅的必要	247
为了《雾重庆》的演出	250
从“九一八”十周年想到文学	252
论地山的小说	255
谈新疆各回教民族的文化工作	258
“最理想的人性”	261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研究·学习·并且发展他	267
为祖国珍重!	272
——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	
《茵儿自传》	275
《直入》和《刀笔》	276

编辑室(一——七)	278
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	285
读《北京人》	297
仍是纪念而已	301
杂谈文学修养	304
大题小解	312
谈描写的技巧	319
——大题小解之二	
我对于《文阵》的意见	322
有意为之	327
——谈如何收集题材	
谈“人物描写”	333
“诗论”管窥	341
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	350
序狱中记——《种子》	354
对逸千画展的感想	356
祝洪深先生	358
《文艺论文集》后记	360
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	361
谈副刊	366
——并祝《新华日报》发刊五周年纪念	
《祖国在呼唤》读后感	368
文艺杂谈	371
《白杨礼赞》自序	379

给他们什么?	381
“文协”五周年纪念感想	388
抗战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	392
——为“文协”五周年纪念作	
认识与学习	400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央文化会堂讲	
《见闻杂记》后记	407
从思想到技巧	410
为了纪念不平等条约的取消	416
——写作方面的零碎感想	
新闻记者的文学修养	419
——三月六日对重庆《时事新报》同人演讲	
对抗战文艺第七年的期待	423
论大众语	425
一点零碎的意见	434
论所谓“生活的三度”	436
“爱读的书”	444
杂谈思想与技巧、学力与经验	450
关于《脱缰的马》	455
《新绿丛辑》旨趣	460

看了《黑地狱》*

看了《黑地狱》以后，有几点感想。

首先，“金马剧团”^①工作同志们苦干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敬佩，他们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凭苦心毅力以及创造的才能，使得《黑地狱》的演出有意外的成功，听说“金马剧团”是有艰苦奋斗的历史的，得有今日的基础，自非一朝一夕之功。然而即在今日，它还没有稳稳踏上顺利发展的坦途，经济的困难时时在阻碍它的发展，甚至威胁它的保持现状。因此，我觉得为了抗战剧运的开展，为了云南剧运的开展，这个已有贡献的剧团需要各方面的扶助。

就《黑地狱》而言，“金马剧团”的工作同志，大都有演剧的天才，都是话剧界难得的英俊；然而天才也需要长期的修养锻炼，更需要合宜的环境，方能达到炉火纯青，尽善尽美之境。修养锻炼之道，一方面是剧团工作同志们在不断的工作中不断地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这是他们已经在做的），而另一方面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云南日报·南风》第七八五期。

《黑地狱》四幕话剧。石凌鹤作。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海出版的《电影戏剧》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七年春在南京首次公演。

① 金马剧团 当时云南唯一的话剧团。

则需要戏剧界的先进给以注意和批评。昆明市今已渐成后方的文化重镇，想来不愁不得这样的注意和批评。这，不但对于剧团的工作同志有益，并且也能引起社会人士对于话剧的注意，给造成一个便于发展的环境。

最后，我觉得文庙的大成殿实在不是适宜于演出舞台剧的地方。这高大的殿宇增加了演剧技术工作上的困难固不必说，而演出时应得的效果也因之减失不少。例如因为座位前后排同一水平，以至坐在后排者只能见到台上人物的上半身；又因屋宇高大而平顶，台上的声音达到后座时，即使听得清，也失了劲；至于抑扬顿挫之妙则几乎丧失净尽，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不知道昆明市还有没有较宜于演出话剧的公共场所，但是我以为建立一个专演话剧的小剧场（即使简陋一点也比没有好得多），实在是必要的。最轻而易举的办法，是找一所房子来改装。但这，恐怕也不是剧团本身所能措办，必须地方当局的补助。听说教育厅要有建筑一剧场之议，倘能早日实现，那就是剧运前途莫大的帮助。

总结一句话：我觉得在这里，已经有了演剧的人才，有了组织好而成绩已颇可赞美的剧团，所缺者惟更求精进的物质条件与适宜的环境而已。我相信这里的话剧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

十二月三十夜

统一战线与基本工作*

——在“文协分会”欢迎席上报告

听了各位先生热烈紧张的言论，兄弟感到异常的兴奋，但也觉惭愧。“五四”以后，产生了许多文学团体，对于新文艺的建设都曾尽了贡献的责任。刚才楚先生提到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贡献，只是总算不曾远落在各友军之后，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功绩。至于兄弟个人，从事文艺工作，差不多二十年，但成绩坏得很，不过，追随前进之心，则始终不敢自懈而已。

“八一三”抗战以来，文化运动跟着客观现实的进展而踏上了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许多朋友们已经发表了不少的高见，兄弟在这里不再赘述，现在只就一年来个人所见所感，提出来谈一谈。

“八一三”以后，因为文化人的散布到内地，表现出各地的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目前我们虽然失去了几个文化力量雄厚的城市，然而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新的文化据点，成为抗战文化中强有力的战斗单位。以云南而言，它起步虽迟，但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云南日报·南风》第七八八期。

“文协分会”系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

展是快的。这只要就《文化岗位》一期至五期的内容看来就可知道。更就这里话剧的成绩看来也证明了这个结论是不错的。我觉得云南的文艺的潜藏力是雄厚的，一向未曾发动，所以未见动静，但现在，抗战的春雷已经惊起了深山大泽中潜藏着的蛟龙。云南地下宝藏是无限丰富的。

至于各地抗战文艺的动态，兄弟所熟稔的，只有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上海沦陷以后，特别可以指称的是文化统一战线的增强。现在上海的文化界有很好的组织，各部门的文化战斗单位共同组织了一个最高的领导机关，经常开会，所以遇到任何问题时，上海文化界的步骤是一致的。新起的许多的报纸杂志，都表现出尖锐勇敢的姿态，内容也颇充实。虽然上海也还有一两种形迹可疑的刊物，但在力量的对比之下，它们是不足道的。我以为上海文化界最值得我们取法的，是它们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坚固而缜密。

在香港方面，近来的进步是显然的，但比之上海，似尚不及。这是因为香港的环境的特殊。在香港，中国人办的日报真不少，然而言论主张没有上海那样整齐；大报上，时时有荒谬的言论。不过在热烈讨论外交路线那时期，香港各报都一致批评“德意路线”，可见香港报界，在大问题上步骤尚能一致。但在香港又有无数小报，却专以低级趣味和封建思想迷惑读者。武侠神怪的影片，提倡封建思想旧道德的民间故事摄制的影片，充斥于市场；而这些东西，恰恰为敌人所欢迎，敌人的报纸上公然说：这些是合于“王道”精神的。

广州失陷以前，文艺运动很为蓬勃。以广州为中心的文

协广东分会的文艺活动颇有值得我们取法的地方。文协广东分会曾经做过一些切实的工作，依据“提高必先普及”，以及“由量的增加，达到质的提高”这正确的认识，广东分会首先努力于“文艺通讯员运动”。在广州建立了“总站”，并在《救亡日报》发刊了“通讯员”专刊（每月一次）。此种“培养文艺后备军”的工作，意义实甚重大。不幸基础方始建立，而敌机的接连十天的大轰炸随即来了，“总站”与各地分站间的联络受了阻碍。七月中，再整旗鼓，工作渐渐上了轨道，但不久而广州沦陷，这一重要的文艺工作又停顿下来。兄弟觉得广东分会这一工作，云南分会也可以作；各位同志的当前重任，就是为全国的抗战文艺“培养后备军”；云南分会的“九月文艺竞赛”已经是“通讯员运动”的先声，兄弟深信，在云南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这基础是已经有了！

最后，关于抗战文艺的已往和未来，文艺界同志发表过的意见也很多，兄弟现在只提出两点来说一说。其一，报告文学当然是目前最主要的文艺样式（除了散文的而外，报告诗和报告剧亦已有作者），而且此后一定更加兴盛蓬勃；但是有许多人还在轻视报告文学，亦有不少青年作者误以为“报告”者应是富有新闻意味的事件（因而他们常在纪念日或什么群众运动的集合中找题材），这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误解，还须不断予以纠正。又如关于典型人物这一问题，有人以为“报告文学”重在写典型的事，故毋须有“典型人物”，或又太热心于写典型，等不及“成熟”就刻意强为之，结果是会适得其反的。其二，大众化问题，最近还有人曲解为通俗化，而且还有人把运